



爱的小屋



idexiaowu



台湾写作界四小名旦

沈亚

人约黄昏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号 172 号

书 名 爱的小屋·人约黄昏
作 者 沈亚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河北方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300 册

*

ISBN7—5059—2389—7 定价: 6.80 元 (套价: 40.80 元)

I·1745

I247.5
3598

《爱的小屋》系列之

人约黄昏

沈亚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陆诗韵，纯真、漂亮、高贵，如一块未加雕琢的美玉，如一朵娇艳欲滴的芙蓉。

冰雪、美丽、泼辣，有很强的自尊心，她似带刺的玫瑰，晶莹的白雪。

地位不同，性格迥异的两个美丽少女却流着相同的血液。但生活的捉弄使她们经常擦肩而过不能相认。

风流、倜傥的庞路实在偶然的认识了诗韵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不谙世事的姑娘。在帮助她寻找妹妹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大义灭亲，挽回了诗韵的损失。

但人世险恶，诗韵终究没能逃过破产的厄运。

失去经济基础的诗韵终还能得到那份人间的至美善的爱吗？

本书情节曲折，扑朔迷离，好奇的读者们不妨一读，将使你获得很大收获。



灵安殡仪馆异常热闹，车水马龙，人群熙攘，肃穆而沉痛的哀乐在空气中传响，又一位什么显赫人物去世了。

灵堂里来来往往的人，在诗韵面前晃来晃去，可是诗韵却浑然不觉了，她哀痛地立在灵位旁。

死者是她的父亲——陆伟民，一个显赫的人，生前不寂寞，死后也是热闹的，只要看这个悼祭的场面就知道，躺着的这个人，有多少财富，使这些人在他死后都争先恐后地不忘拍马屁。

而那无尽的财富，只有一个人可以支配，就是他唯一的女儿——陆诗韵。

诗韵几乎没有眼泪了。

她怎能相信，这个世界，只剩她一个人了。

从此，无亲无依。

流泪，又能怎样？叫得醒躺在那爱她至深的父亲吗？

她跟父亲的生命，二十二年来都是相叠在一起的。

现在，父亲走了，再见都来不及说。

诗韵的脑子幽暗，麻木，她像独步在长夜漆黑的空巷，
恐惧，惊慌，求助无门。

突然。

肃穆的灵堂里，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这阵骚动灼醒了石膏般的诗韵。

一人女孩。

全身素白。

旁若无人地疾步走了进来。

鞋跟踩得好重。

她瞪着诗韵，那目光满含着仇怨。

鞠了三个躬，女孩再度抬起那双那睛，直直地扫射诗韵。

诗韵并不认识这个女孩，甚至见都没见过。

浅麦色的皮肤。

顽强的眼神。

显示出虽然来了，但非常不情愿的恨意。

她到底是什么人？

“找钱吗。”

老太太笑着的脸一沉，不高兴地把钱给了客人，客人才走，老太太嘴巴一撇。

“你看看，住得起这种大饭店，还计较几个小钱，就当小费给了算了嘛，哼！我才不稀罕。”

冰雪的同情心，终于完全消失了。

她走进饭店，凉爽的冷气立刻包围着全身非常舒畅，她拢拢头发，丢掉刚才替老太太骂警察的凶悍，做出伟雅的姿势，向柜台等电梯。

电梯门开了，冰雪让里面的人出来了，才高贵地走了进去。

电梯门正要关，一个吊儿郎当的男孩，像一阵风，刮了进来，破牛仔裤的腰际挂了一大堆郎头，起子。

“急什么嘛？该你轮班呀。”

男孩显然跟电梯小姐很熟，一冲进来，他就轻佻地捏电梯小姐的脸，搞得电梯小姐很不好意思地直瞄冰，小声地斥责。

诗韵还没有回过神来，那女孩又走了。

还是重重的鞋跟声，荡得灵堂好一阵回中央委员，像在报复谁似的，相当不友善。

哀悼的人开始轻声议论。

诗韵静静地茫然地望着女孩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她是谁？

她的目光为什么带着恨和哀怨？

她跟父亲是朋友吗？

她来干什么？

为什么没听见父亲提过这样一个人？

九洲饭店算得上台南数一数二的大旅馆，靠这栋饭店吃饭的员工有几百人。

一个全身素白的女孩，下了公共汽车，穿过马路，朝九洲饭店走来。

她叫冰雪。好冰雪寒而又冰清玉洁的名字。

她就是一个钟头前，带着不友善的态度去哀悼陆伟民的那个女孩。

当她正要进九洲饭店，一群小贩，推车的推车，扛物的扛物，全都仓惶地逃窜。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来不及随着那群小贩跑掉，一推车的鲜水果，倒霉地被一位年轻的警察拦住了。

“放我走吧，为什么独独捉我呢？”

老太太用沙哑的声音哀求着，仿佛一只母鸭子在叫。

“一家八口，就靠它养活，最后我媳妇好死不死生了双胞胎，你就闭一只眼睛嘛。”

“我不能违背原则，你们太不守纪律了。”年轻的警察开始执行他的任务。

“老太太，今开是我的第一班，上午我已警告过你一次，你为什么非在这卖不可呢？”

“你放了我，我马上走，保证你明天一定看不到我。”

“不行，我会挨骂的。”

“你不放他你也会挨骂。”

老太太和警察抬时抬起头来，他们看见不知何时站在旁边的冰雪，凶巴巴的。

“拿出点同情心，她都求你半天了。”

年轻警察严肃地望了冰雪一眼。

“我在执行任务。”

“刚才跑掉一个年轻力壮的，有本事去捉他们呀，干嘛捉跑不动的老太太。”

警察一下子答不出话来，到底他还是软了一截，第一天上班嘛。

警察走了，他才一转身，老太太哀求的姿态马上消失了，她重重地呸了一声。

“真倒霉！一天被捉两次，他妈妈的！”

前后比较，这老太太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刚才那个，叫人同情，现在这个，凶不说，还来句他妈的，好粗。

“一斤香瓜。”一个顾客对老太婆说。

老太太捉了两个香瓜，冰雪正想离开，一不小心，注意到秤上根本不满一斤，而老太太就笑着把香瓜递过来，接了钞票。

“喏，一斤多一两，随便啦。”

买香瓜的人等一会儿，老太太还没找钱，客人不耐烦地叫了。

“别这样，有人。”

男孩这才去注意冰雪，这一看，男孩惊呆了，老天爷，漂亮死了！

他仿佛看到了天仙下凡，他傻了，一眨也不眨，牢盯着冰雪，直到她出了电梯，男孩才松了口气似的。

“好漂亮！你那个气质，啧啧，交女朋友，就要找这样

的。”

电梯小姐不无醋意地敲了敲电梯。“到了，韦鹏！”

男孩叫韦鹏，他还陶醉在冰雪叫人心荡神漾的脸上。

“你不觉得她漂亮吗？比仙女还迷人。”

“你追得上吗？”

电梯小姐不耐烦地。

“到底出不出去啦？”

“吃醋啦？下辈子投胎叫你妈给你生漂亮点。”

跨出电梯门，韦鹏还不忘去捏那张，现在看来，只够当丫鬟的脸。

清理父亲的东西，诗韵心中的泪，再度由红肿的眼脸渗出来。

父亲的每一件遗物，诗韵都是熟悉的，他们父女的感情，有一份近乎朋友的勾通。尤其在诗韵母亲逝世后，诗韵的世界，就只剩父亲一个人了。

打开最后一件清理的东西——保险箱，诗韵一样样地拿出来。

里面都是些责权证明，随便一张，就够诗韵一生的生

活了。

二十一岁，多么年轻，诗韵在保险箱的底层见到一只相当精巧的老样式红漆木盒。取出木盒，诗韵随手一开，出乎意料地，如此珍藏的木盒，里面只是几封渍黄的旧信。还浸在哀痛中的诗韵，并不怎么好奇地信手打开一封。

当发黄的信纸摊开在诗韵眼前的一刹那，诗韵伤痛的心冻结了。

爸爸——

天！诗韵扶着额角，睁大两眼。爸爸？

信的称呼竟是这两个字。

看完了一封，诗韵不敢相信地继续看下去。

——我不能再给你写信了，因为被妈妈发现了，她要我发誓永远不跟你联络，她哭着伤心地求我，她说要我记住自己是私生女，忘掉不能给我姓氏的父亲——

诗韵几乎无法清楚自己是什么知觉，头脑很沉重极晃悠，总之，有一团控制不住的意识很重地结在一起。

父亲另外还有一个女人？

血液在诗韵香体内奔跑，跑得好急，好喘，跑得诗韵呼吸都在振动了。

“爸！”

突然诗韵尖锐的声音冲破喉管，失声地叫出来，七封信撒了一地。

诗韵的尖叫，吓得楼下的吴嫂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冲上来，一张老脸都吓呆了。

“怎么了，诗韵？”

诗韵不是个任性的女孩，从小，她就文静乖巧，她从不发脾气，从不乱扔东西。一地零乱的信，一脸忿愤、怨意的神情，吴嫂真是又惊又疑惑。

“诗韵——”

诗韵眼里有泪，她望着地上的信。纤细的手，支在桌面上，牙齿好紧地咬着嘴唇。

“我恨他——我恨我爸爸。”

吼叫完，诗韵整个人由书房飞了出去，撞得吴嫂想追她，但，她还是先捡起地上的信，一封一封开始看。

韦鹏大摇大摆地由外面走进饭店大厅。

饭店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认识韦鹏的。他天生是个好动与人搭讪，好表现友谊的人。尤其，见到女孩子时，他就特别有活力。

一条破牛仔裤，一件旧衬衫，牛仔裤屁股后还故意补了块小牛皮，这是韦鹏一贯的装束。在这间有名的大饭店里，一看就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不过，他长得还不赖，小单眼皮下，一只很挺的鼻子，一口结白的牙齿，整齐地排列着。开起口来，讲些俏皮话，倒叫这饭店里的小妹心里甜甜的。

他的牛仔裤挂了一排工具，有榔头，起子还有电钻，靠右边口袋，晃晃当当地吊了包钉子。

今天韦鹏还是惯例，要在电梯里调戏调戏电梯小姐。

“九楼。”

韦鹏像回自己家似的，大爷般，人还没进电梯，已经吩咐电梯小姐。

一进电梯，韦鹏那嬉皮笑脸一下子冻结了。

电梯小姐换了人，换了韦鹏从未见过的。

但，这并不重要，只要是女孩，韦鹏终究有办法三两分钟跟人家搞熟。

可是，今天韦鹏却变成了个哑巴被惊呆了，张目结舌，以往的一切办法和勇气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你——？”

电梯小姐皱着眉，十分厌恶地瞅着韦鹏。

她是谁？

她是两天前，在电梯里全身素白，优雅，美丽，气质高贵的令他惊赞小天仙的冰雪。

韦鹏简直傻了。

她？

老天爷，怎么成了这里的电梯小姐了？

韦鹏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不敢相信地打量那身制服。

“怎么——会是你？”

韦鹏半晌终于回过神来，首先打破僵局。

冰雪当然认出了韦鹏，任何女孩，被男孩惊艳瞪过，是一辈子也难忘的，况且，这只是两天前的事，记忆犹新。

当韦鹏心中叫着老天，冰雪也很不平静，她当然不愿意自己第二次遇到他，而且穿着制服，像个机械傻瓜似的电梯小姐。

一股恼羞冲过来，她仰着头，做出极骄傲不屑的轻视，冷冷地不吭声。

“你怎么——变成电梯小姐了？”

韦鹏见她这样子，心里一横，又加上了后面一句话，说完扮了个鬼脸。

冰雪气愤地瞪着他。

“请不要那么轻佻。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见过你呀。”

韦鹏狡诈地笑着说，那笑叫人看了怪不舒服。

“没见过！你这人真有毛病！”

“呸！你挺凶的咧。”

韦鹏有些惋惜地望着冰雪。

“跟那天完全不同，变了个人——”

“九楼到了！”

冰雪冷冷地瞪着韦鹏。

“滚出去吧。”

“喂，你讲话太——”

韦鹏话没说完，电梯门已经合上了。

“他妈的！”

转头骂了一句，韦鹏又掉回头，他按了电钮，本来，他只有惋惜，现在，他火了，居然被骂，“滚出去，”他一定骂回来。

电梯门开了。

冰雪愣了愣，韦鹏小小的单眼皮，逮到了报仇机会般，得意地眨了眨。

电梯里有两个外国人，大声地操着英语，本来，韦鹏准备等外国人下电梯再开口，但一想，管他妈的！各讲各的，反正彼此听不懂，于是，韦鹏微笑地开口了。

“喂！你太过份了吧？居然叫我滚出去。”

“少丢人现眼，等他们出去了，你再讲也死不了！”

冰雪不客气地小声说，但她也仍然做出和善的笑容。

“丢人现眼？啧啧！他们讲他们的，我们讲我们的，谁听得懂谁的？”

“你想怎么样？”

“我不甘心。”

“那又怎样？”

他们各自笑咪咪的，两个老外看到的是两个有礼貌的人在寒暄。

电梯到了一楼，没等客人上来，韦鹏快速地按了电钮，电梯门又关了。

电梯门一关，两张笑脸，马上都拉了起来。

“凶？告诉你，我比谁都凶，你想要狠吗？！”

冰雪可真是凶，话象只母老虎。

韦鹏这下的确被吓倒了，他重回电梯，还有调戏她的念头。